

●卷上

南唐高祖姓李，讳知诰。生于徐州。有唐郑王疏属之枝派。父志祖荣俱不仕。帝少孤，有姊出家为尼，出入徐温家，帝亦随姊往来。温妻李氏以其同姓怜其明慧，收为养子，居诸子之上，名曰“知诰”，累典郡符。温为丞相，封齐王，出镇金陵。留帝在都，执杨氏政事。帝沈机远略，莫知其际，折节谦下，中外所瞻。才及弱冠即秉大权。杨都浩繁之地，海内所闻，率由俭素，无所耽溺。内辅幼主，外弼义父，延杨祚十余年，帝之力也。幼主即帝位，而丞相温总其兵。尝以讖词“有东海鲤鱼飞上天”之语，由是怀逼主禅位之心矣。帝加九锡封齐王。丙申年，执政者欲以杨氏一朝然后受禅。烈祖不可，遂以国称唐，改元元。始更李氏名，升追尊丞相温为义祖，皇帝吴帝为让皇帝，在位七年，年五十六，庙号烈祖，谥曰孝高，陵曰永陵。元恭皇后宋氏焉，子璟立，即玄宗也。

○皇子

玄宗。晋王景遂（改封燕王赠太子）。齐王景达（改封鄂王赠太子）。江王景逖（赠中书令，俱玄宗弟）。

○宰相

宋齐丘、王令谋、张延翰、李建勋、周宗、严球、张居咏、孙晟。

○使相

李德诚（赵王）、张崇、张宣、周本、李简、王舆、刘威、刘信、王绶、柴再用、刘金、徐价、马仁裕。

○枢密使

杜光邺、陈褒。

○将帅

崔太初、王舆、姚景、祖重恩、李■（个番）。

○文臣

杨彦伯、高弼、孙晟、李正明、龚凛、萧俨、成幼文、贾潭。

严球为相，是年王慎辞奉使北朝，球在病，请告烈祖，授以论，答凡百事皆中机务。球欲一见，就宅访之。球览毕尤所深美，请更添一二事：“北朝若问黑云长剑多少，及五十指挥皆在部下，柴再用不曾赴任，将何以对？”慎辞既到北朝，一无所问，首问黑云长剑并柴再用所之，慎辞依前致对。梁太祖锐意南征，即时罢兵。慎辞还朝，夜宿金山，尝有诗云：“淮船分蚁点，江市聚蝇声。”烈祖性多猜忌，闻之。宋齐丘因而兴譖收慎辞，以竹笼盛之，沈于江

口。

魏王知训，徐温之子也。烈祖曲宴引金觞赐酒曰：“愿我弟百年长寿。”魏王意烈祖毒，引他器均之，曰：“愿与陛下各享五百岁。”烈祖不饮，申渐高乘谈谐并而饮之，纳金钟于怀袖，丞趋而去，到家脑溃而终。

宋齐丘镇钟陵，有布衣李匡尧累赘谒于宋。宋知其忤物，托以他故终不与之见。一日宋公丧子，匡尧随吊客造谒，宾司复之，乃就宾次，大署二十八字：“安排唐祚挫强吴，尽是先生说庙谟。今日丧雏犹自哭，让王宫眷合何如？”

让皇迁于泰州永宁宫，数年未卒，每有枯杨生枝叶延及五岁，即有中使赐袍笏加冠，即曰而终。

让皇居泰州永宁宫，尝赋诗云：“江南江北旧家乡，三十年来梦一场。吴苑宫门今冷落，广陵台殿已荒凉。云笼远岫愁千片，雨滴孤舟泪万行。兄弟四人三百口，不堪回首细思量。”

申渐、高崇因曲宴天久无雨，烈祖曰：“四郊之外皆言雨足，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？”渐高云：“雨怕抽税，不敢入京。”翌曰，市征之令得蠲除。

种氏者，乐部中之官妓也。有宠于永陵，生江王景逖。烈祖矜严峻整，有难犯之色。尝作怒数声，金铺振动，种夫人左手擎饭，右手捧匙，安详而进之，雷电为少霁，后封越国太妃。

柴再用按家乐于后园，有左右人窃于其门隙观之，柴知乃召至后园使观，按习曰：“隙风恐伤尔眸子。”

●卷中

玄宗名璟，父烈祖，母曰“宋太后”。璟谦和明睿，奢俭得中，搜访贤良，训齐师旅，政无大小，咸必躬亲。又善晓音律，不至耽溺，知理体，洞明物理，盛德闻于邻国矣。在吴朝为太子谕德，后累居丞相。尝于庐山构书堂，有物外之意。烈祖即位为皇太子。烈祖崩，于柩前即位。年四十六，在位十九年，崩。庙号玄宗，谥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，陵曰顺陵，后光穆钟氏号二保大交泰。

○皇子

太子冀（少亡），陈王（少亡），保宁王（少亡），庆王宏茂（少亡），后主从儒，韩王从善（改封楚国公），邓王从益（改封江国公），吉王从谦（降封鄂国公），邵平郡公从度，文阳郡公从信。

○宰相

宋齐丘、李建勋、冯延巳、徐游、孙晟、严绩、陶潜。

○使相

李德成、王崇文、郭宗、柴克宠、谢匡、朱业、孙汉威、皇甫晖、刘彦真、刘仁贍。

○枢密使

严绩、汤悦、李征古、陈觉、唐镐、陈处尧、魏岑。

○伪主

楚王马希萼、闽王王延政。

○将帅

马先进、陈诲、魏韶、何洙、林仁肇、张汉卿、郭彦华、兵仁诩、陆孟俊、王建封、祖重恩、马存贵、郑再诚、张彦卿、刘崇进、张金约、时厚、武彦晖、成师朝、查文徽、许文綦、边镐、陈承昭、高弼。

○文臣

江文蔚、王仲连、李夷业、游简言、汤悦、常梦锡、朱巩、陈元藻、冯延鲁、潘承祐、高远、张义方、田霖、高越、贾潭、张纬、钟谔、李正明、张易、赵宣、陈继善。

玄宗为太子曰，尝问安寝门，会烈祖酣寝未解，梦便殿有龙据阑槛，蜿蜒可惧。烈祖既寢，命左右观之，即太子也。

苏洪至扬州版筑，发一冢，不题姓名，刊石为铭曰：“曰为箭兮月为弓，射四方兮无无穷。但见天将明月在，不觉人随流水空。南山石兮高穹隆，夫人墓兮在其中，猿啼马叫烟濛濛，千年万岁松柏风。”

右散骑常侍王仲连北土人，事玄宗。玄宗尝谓曰：“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。”仲连对曰：“诚如圣旨，陛下圣祖元武皇帝降为亳州真源县，文宣王出于兖州曲阜县，亦不为少矣。”嗣主有愧色。

两浙钱氏偏霸一方，苛惨急徵科赋，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。徐易尝使越，云：“三更已闻獐鹿号，达曙问于驿吏，曰‘乃县司征科也。’乡民多赤体，有被葛者多用竹蔑系腰间，执事者非利不行，贫者亦累千家。”

玄宗割江南之后，金陵对岸即为敌境，因迁都豫章，舟车之盛，旌旗络绎，凡数千里。百司仪卫禁校帑藏不绝者。仅一载，上海北顾忽忽不乐。澄心堂承旨，秦裕藏多引屏风障之吟，御制诗曰：“灵槎思浩渺，老鹤忆崆峒。”

元宗友爱之分，备极天伦。登位之初，太弟景遂，江王景逖，齐王景达出处游宴未尝相舍，军国之政同为参决。保大五年元曰，天忽大雪。上召太弟以下登楼展宴，咸命赋诗。令中使第赐进士李建勋。建勋方会中书徐铉勤政殿学士张义方于溪亭，即时和进，元宗乃召建勋、铉、义方同入，夜分方散。侍臣皆有兴咏，徐铉为前后序，太弟合为一图，集名公图绘，曲尽一时之妙。御容

高冲古主，太弟以下侍臣；法部丝竹，周文矩主之；楼阁宫殿，朱澄主之；雪竹寒林，董元主之；池沼禽鱼，徐崇嗣主之。图成，无非绝笔。侍宴诗才记数篇而已。御制诗云：“珠帘高卷莫轻遮，往往相逢隔岁华。春气昨宵飘律管，东风今日放梅花。素姿好把芳姿掩，落势还同舞势斜。坐有宾朋樽有酒，可怜清味属侬家。”建勋诗云：“纷纷忽降当元会，著物轻明似月华。狂洒玉墀初散絮，密粘宫树未妨花。回封双阙千寻峭，冷压南山万仞斜。宁意口来中使出，御题先赐老臣家。”铉诗云：“一宿东林正气遮，便随仙仗放春华。散飘白絮惟分影，轻缀青旗始见花。落砌更依宫舞转，入楼偏向御衣斜。严徐更待金门诏，愿布尧言贺万家。”义方诗云：“恰当岁日纷纷落，天宝瑶花助物华。自古最先标瑞牒，有谁轻拟比杨花。密飘粉署光同冷，静压青松势欲斜。岂但小臣添兴咏，狂歌醉舞一家家。”

陈觉、李徵古少日依托镇南楚公，宋齐丘援引至枢密使。保大之末，王室多故，觉及征古屡谏上变，言天命已改，请玄宗深居后苑，委国老摄国事，令陈乔草敕。乔袖敕上前曰：“陛下既署此，敕臣不复见陛下矣。”玄宗使钟谟言于周世宗曰：“罪大臣，理合奏启。”世宗曰：“自国家事，我国何预？”元宗乃命汤悦草制曰：“忠莫大于事君，罪莫重于卖国。宋齐丘本一布衣，遭遇先帝，不二十年穷极富贵，陈觉、李征古言齐丘是造国之手，理当居摄云云。”即曰徙齐丘青阳安置，觉、征古各赐自尽。齐丘至青阳，绝食数日。后命至，家人亦皆菜色。中使云：“令公捐馆，方始共食。”家人以絮掩口而卒，有黑色一道舟中起至贯九华。

朱尊度本青州书生，好藏书，高尚其事。间居金陵，著《鸿渐学记》一千卷、《群书丽藻》一千卷、《漆书》数卷，皆行于世。大平县聂氏女方十三，随母采薪。母为暴虎搏去，蹲之将食。女持刀自后跳上虎背，用手交运割其颈。虎奋掷不脱，遂自困死。女舍之，归告乡人，共收母尸。

玄宗嗣位，李建勋出师。临川谓所亲曰：“今主上宽大之度比于先帝远矣。但性习未定，左右献纳须得方正之士。若目前所睹终恐不守旧业。”及冯延鲁、陈觉出讨闽中，征督军粮急于星火。建勋以诗寄延鲁曰：“粟多未觉为全计，师老须防有援兵。”既而，福州之军果为越人所败。归并司空累表致政，自称为钟山公。诏授司徒不起。时学士汤悦致状贺之，建勋以诗答曰：“司空犹不受，那敢作司徒。幸有山公号，如何不见呼。”先是宋齐丘自京口求退归于青阳，号九华先生。未周岁，一征而起，时论薄之。建勋年德未衰，时望方重，或有以宋公比之。因为之诗云：“桃花流水须相信，不学刘郎去又来。”捐馆之夕告门人曰：“时事如此，吾得保全为幸已甚。吾死不须封树立碑，冢土任民耕凿，无延他日毁断之弊。”其后甲戌之岁，公卿莹域为兵发殆遍

，独建勋葬所讫不及祸。

魏王知训为宣州帅，苛暴敛下，百姓苦之。因入覲侍宴，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状。旁一人问曰：“何绿衣。”对曰：“吾宣州土地神，今入覲和土皮掠来因至于此。”张崇帅庐江，好为不法，士庶苦之。尝入覲江都，庐人辛其改任，皆相谓曰：“渠伊必不复来矣。”崇归闻之，计口征“渠伊钱”。每年再入覲，盛有罢府之耗。人不敢指实，皆道路相目捋须相庆。崇归又征“捋须钱”。尝为伶人所戏，使一伶假为人死有谴当作水族者，阴府判曰：“焦湖百里一任作獭。”崇亦不惭。

冯谧朝堂待漏，因话及“明皇赐贺监三百里镜湖。今不敢过望，但得恩赐玄武湖三十里亦足当矣。”徐铉曰：“国家不惜玄武湖，所乏者贺知章耳。”

徐公撰《江南录》，议者谓之不直，盖不罪宋国老故也。国老当淮甸失律之后，援引门人陈觉、李征古掌枢密之任，且授其意曰：“天命已著，玄宗当深居后苑，国老监国。”玄宗诏将行，陈乔草诏争之举皆闻，为臣之道余可知矣。

文宪太子冀莢积储闱，颇专国，而又率多不法。玄宗一曰甚怒撻之以球杖，且曰：“当命太弟景遂代之。”冀有惭色。他日密使人持鸩付昭庆宫使元从范。从范从太弟在金陵。未几，承范子从乾为景遂嬖臣，宋何九谗构，遂寘之法。从范惧而且怨，会景遂击鞠暑渴，从范进浆，遇鸩即曰薨，未殡而体已溃矣。

玄宗诛戮大臣之后，暮年于禁中往往见宋齐丘、陈觉、李征古如生，叱之不去，甚恶之。因而南幸。太子冀既病，数见太弟景，遂为崇于昭庆宫中。

前进士韩熙载行止状云：“熙载本贯齐州，隐居嵩岳。虽叨科第，且晦姓名。今则慕义来朝，假身为价。既及疆境，合贡行藏集。闻钓巨鳌者不投取鱼之饵，断长鲸者非用杀鸡之刀。是故有经邦治乱之才，可以践股肱辅弼之位，得之则佐时。成绩救万姓之焦熬，失之则遁世藏名，卧一山之苍翠。某妄思幼稚便异诸童，竹马蓬弧固罔亲于好弄；杏坛槐里宁不倦于修身，但励志以为文；每栖心而学武，得麟经于泗水，宁怯义图；受豹略于邳圯，方酣勇战。占惟奇骨，梦以生松，敢期隆印之文，缅愧担簦之路。于是撝龙颌虎须，缮献捷之师徒，筑受降之城垒争。雄笔阵，决胜词锋，运陈平之六奇，飞鲁连之一箭。场中就敌，不攻而自立；降旗天下，鸿儒遥望而进。摧坚垒横行四海，高步出群，姓名遂列于烟霄，行止遂离于尘俗。且口有舌而手有指，腰有剑而袖有锤。时方乱离，迹犹飘泛。徒以术探韬略气激云霓，瞋目张而闪电摇，怒吻发而惊雷动。神区鬼甸，天盖地车，斗霹雳于山中，未为跷捷；唱樗蒲于筵上，不是酋豪。蕴机谋而自有英雄，伏劲节而岂甘贫贱。但攘袂叱咤，拔剑长嗟

。不偶良时，孰能言志。既逢昭代，合展壮图。伏闻大兴隆基，聿齐文教，联显异于中土，走明思于外夷。万邦咸贞，四海如砥，燮和天地。岩廊有禹、稷、皋陶、洒扫烟尘；藩汉有韩、彭、卫、霍，岂独汉称三杰，周举十人，凝王气于神都，吐祥云于丹阙。急贤共理，侔汉氏之悬科。待旦旁求，类周人之设“学而”。又邻邦作畛，敌境连封。一条之鸡犬相闻，两岸之马牛相望。彼则恃之以力，数言而顿见倾亡。此则理之以贤，一坐而更无骚动。由是兴衰之势，审吉凶之机得，上顺天心，次量人事。且向明背暗，舍短从长，圣贤所图，古今一致。然而出青山而裹足，渡长淮而弃繻。派遥终赴于天池，星远须还于帝座。是携长策来诣大朝。伏惟司空楚剑倚天，秦松发地。言雄武则平宽绛、灌，语兵机则高掩孙、吴。经授素王，书传元女。莫不鞭挞宇宙，驱役风霆，牢愁积而髀肉消，顺气激而腕臂扼。一怒而豺狼窜匿，再呼而神鬼愁惊。挝蛮鼓而簸朱旗。雷奔电走，掉燕锤而挥白刃；月落星飞，命将拉龙使兵擒虎。可以力平鲸海，可以拳击鳌山。破坚每事于先登，敌无不克。策马常居于后，殿功乃非矜。国家付以肺肝，用为保障，勋藏盟府，名镂景钟。今则政举六条，地方千里，示之以宽猛，化之以温恭。缮甲兵而耀武威，绥户口而恤农事。漫洒随车之雨，沾沃良田；轻摇逐扇之风，吹消沴气。可谓仁而有断，谦而愈光。贤豪向义以归心，奸宄望风而屏迹。行见秉旄仗钺列土分茅，修职贡以勤王；控临四海，率诸侯而定霸。弹压八方，遐迩具瞻，威名洽著。况复，临广庭以待士，开上宫以礼贤。前席请论其韬铃，危坐愿闻于典故。古今英杰孰可比论。某方越通津，已观至化，及来上谒，罔弃谏才。是敢辄迹行藏，尽铺毫幅。况闻鸟有凤，鱼有龙，草有芝，泉有醴，斯皆佳瑞出应，昌期集辛。处士谬知人理，足以副明君之奖善，恢圣代之乐贤。昔娄敬布衣，上言于汉祖；曹刿草泽，陈谋于鲁公；失范增而项氏不兴；得吕望而周朝遂霸。使远人之来格，实正德之克昭。谨具行止如前，请准式。顺义六年七月归朝进士韩熙载状。”

●卷下

后主讳煜，字重光，母曰钟太后。太子冀薨，后主当立，钟谟以其德轻志放请立其弟从谦。玄宗不可，遂立煜为太子以总百揆。玄宗初幸洪都，留后主居守金陵。数月，玄宗殂。遗诏煜就金陵即位，称北朝正朔建隆壬戌岁也。后主天性纯孝，孜孜儒学，虚怀接下，宾对大臣，倾奉中国，惟恐不及。但以著述勤于政事，至于书画皆尽精妙。然颇耽竺乾之教，果于自信，所以奸邪得计。排斥忠谏，土地日削，贡举不充。越人肆谋，遂为敌国。又求援于北虜行人设谋，兵遂不解矣。二十六即位十四年己亥国亡，封陇西公赠吴王，葬北邙。郑国夫人周氏。起建隆二年，终开宝八年。

○皇子

清源郡公仲禹、岐王仲宣（少亡）。

○宰相

严绩、徐游、游简言、汤悦。

○使相

林仁肇、王崇文、何洙、汤悦、朱业、景海、黄廷谦、严绩、柴克贞、皇甫继贞、郑彦华。

○将帅

陈谦、陈德诚、孙彦祥、李彦蛇、沙万金、刘存忠、胡则、宋克明、吕彦、林益、张粲、张遇、马信仁、蔡振、穆坚、谭宗、张进、张仁照、李雄、吴翰、龚慎仪、罗延原、马承俊、谢彦质、谢文节。

○枢密使

严绩、朱巩、陈乔。

○文臣

徐铉、徐锴、韩熙载、王见贞、张洎、龚隶、张密、汤静、朱铄、乔舜、潘祐、汤滂、汤滂、郭昭庆、孙举、伍乔、孟拱臣、高远、高越、冯谧、李平、张绍、贾彬、田霖、顾彝、赵宣辅。

后主嗣位之初夜梦有羊升德殿御榻而坐，甚恶之。洎乙亥冬，太祖吊伐之初，首命吏部郎中杨克让知府事，故以阴数定也。

柳宣为监察御史，居韩熙载门下。韩以帷簿不修，责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。议者疑柳宣上言，宣为自明乃上章雪熙载事。后主叱曰：“尔不是魏徵，颇好直言。”宣曰：“臣非魏征，陛下亦非太宗。”韩熙载上表，其略云：“无汉章之功可裨于国，有滔天之罪自累其身。又老妻伏枕以呻吟，稚子环床而号泣，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，一叶舟中泛病身而前去。”遂免南行。后卧疾，终于城南戚家山南。后主赐衾被以殓，赐同平章事。所司以为无赠宰相之故事，后主曰：“当自我始。”徐铉祭文所谓“黔娄之衾赐从御府，季子之印佩入泉扃。”

后主奉竺乾之教，多不茹荤，常买禽鱼为放生。

北苑水心西有清辉殿，署学士事。太子少傅徐邈、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游别置一院于后，谓之澄心堂，以皇侄元禹、元机、元榆、元枢为员外郎及秘书郎，皆在其内。出入内庭，密画旨多出其间，中书密院皆同散地。用兵之际，降御札移易兵士，密院不知。皇甫继勋伏诛之后，夜出万人斫寨招讨，分兵署字不知何往，皆出澄心堂直承宣命者，谓之澄心堂旨，政出多门皆仿此也。

宋齐丘为儒曰，修启投姚洞。其大略云：“城上之呜呜晓角吹入愁肠，树

头之飒飒秋风结成离恨。”又曰：“其如干悬万端，无奈饥寒两字。”识者云：“当须殍死。”果如其言。

胡则守江，州坚壁不下。曹翰攻之危急，忽有旋风吹文字一纸坠于地中。其词曰：“由来秉节世无双，独守孤城死不降。何似知机蚤回顾，免教流血满长江。”翰攻陷江州，杀戮殆尽，谓之洗城焉。

开宝中，将兴兵革。吉州城头有一人大面睨目多发，状如方相。自旦至申酉时，郡人观之，众所惊异，明年国亡之应也。

霓裳羽衣曲，自兵兴之后绝无传者。周后按谱寻之，尽得其声。

二朝父子为相者严何为、严绩父子；为将者，刘信、刘彦直、王绶、王崇文、周本、周业、陈海、陈德诚、皇甫晖、皇甫继勋，弟兄兴、彦贞，侄存忠亦为将。兄弟承恩遇者，冯延己、延鲁；兄弟有大名者，徐铉、徐锴，二人连呼文章则韩熙载、伍乔，正直则萧俨、常梦锡，权势则钟谔、李德明。

建康受围二岁，斗米数千。死者相籍，死无叛心。后主殁于大梁，江左闻之，皆巷哭为斋。

国中至冤者，多立于御桥之下，谓之并桥。甚有操长钉携斧而钉脚者，又有进立于庙，殿庭之下拜者为拜殿。进士曹凯南省下第，其实钉足；谢泌不第，立殿称冤，举人之风扫地矣。

后主即位之初，张泌上言：“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将仕郎守江宁句容县尉张某言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，谨上书陛下。行潦之水，言徒善而不广；斗筲之器国虚受而无补。虽欲强其不能，亦不自知其量也。兹当陛下纘服丕图，光临宝位。百姓凝视，仰徽猷而注目；四方倾听，望德音而疏耳。是陛下虚心侧席，克己纳谏，将敬迓天恩以布新命，慰凡听民■〈馬禺〉■〈馬禺〉之曰，非有朴直之士不能贡千虑一得之言于视德也。我国家积德，累世重华承圣。虽疆宇褊小而基构宏大，矧贤智前后左右，比肩继踵，以导扬休命，致康哉之化，犹反掌耳。又何以规规然如晋公之听重人，齐侯之用老马。岂重人逾百宗之善，老马过管仲之智，盖尺有所短寸有所长。此之谓也。臣是以待旦不寐，斋戒伫思，以闻庶裨陛下惟新之政万分之一也。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，造功自高。祖重熙于太宗，圣子神孙，历载三百。丕祚中否，烈祖绍复，大勋未集肆，我大行嗣之。治教休明，降年丕永，焦劳臞瘠，奄弃万民。户既归仁，天亦辅德，袭唐祚者非陛下而谁？陛下居吴邸，庶事康而宗乘睦，升储位总百揆而黎民变，当大行齐巡狩之礼，陛下膺监国之任，兢兢业业，神人咸和。令若秋霜，泽如时雨，泊宅夏深室而民无异望。臣闻汉文帝承高祖之后，天下一家，仅三十年德教被于物也，久矣。而又封建子弟，委用将相。其朱虚东牟之力，陈平周勃之谋，宋昌之忠，诸侯之助，由长子而立，可谓宜矣。及即位，戒

慎谦让，服勤政事，躬行节约，思治举贤良，赈鳏寡，除收妻孥相坐之法，去诽谤妖言之令，不贵难得之货，不作无益之费，其屈己爱人也如此。然而晁错、贾谊、贾山、冯唐之徒上书进谏必激切，至痛哭流涕之词者，盖惧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也。而文帝优容不拂，圣德允塞，几致刑措。王业巍巍，千载之下，风声不泯，皆勤勉强而臻于此也。今陛下当数岁大兵之后，邻封袭利之曰，国困民匮，力竭疲劳，而内无刘章兴居之亲；朝无绛侯曲逆之佐，可谓危矣。非陛下聪明睿智，视险若夷，岂能如是乎。设使汉文帝之才，处今日之势，何止于寒心消志而已。陛下以天未厌德，民方戴旧则可矣。若欲骇远近之听，慰亿兆之思，臣敢冒死言之。夫人君即位之初必在于发号施令，行人之所难行者，非率汉文帝之心以布政，则臣不知其可也。臣以国家今日之急务略陈其纲要，伏惟陛下留听幸甚。一曰举简大以行君道。二曰略繁小以责臣职。三曰明赏罚以彰劝善惩恶。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权。五曰询言行以择忠良。六曰均赋役以绥黎庶。七曰纳谏诤以容正直。八曰究废举以远谗佞。九曰节用以行克俭。十曰屈己以固旧好。亦在审先代之治乱，考前载之褒贬。纤芥之恶必去，毫厘之善必为。审取与之机，济宽猛之政，进经学之士，退掊克之吏。察迹言以广视听，好不问以开蔽塞。斥无用之物，罢不急之务。此而不治，臣不信矣。臣又闻之诗曰：‘敬之敬之，天惟显思’。书曰：‘儆戒无虞，罔失法度’。易曰：‘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’。言君人者必惧天之明威，遵古之令典，作事谋始，居安虑危也。臣旋观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，虽百谷之仰膏雨，不足以喻焉。愿陛下勉强行之，无俾文帝专美西汉。臣幸承勋绩，忝逢昭代。书贤能于乡老，第甲乙于宗伯。由文章而进位，待诏命于金门，比八年于兹矣。沐大行育材之化，圣监不遗。当陛下御极之辰，王猷未洽，若为优游义府，默然无词，则赧然羞而有腆面目矣。尘渎宸听，伏切兢忧。臣某诚惶诚恐，死罪谨言。”御批云：“读书不祇谓词赋口舌也，委质事人忠言无隐，斯可谓不辱士君子之风矣。况朕纂承之始，正德未敷，哀毁之中，智虑荒散。深虞布政设教有不足御嗣先皇，下副民望，卿居下位而首进谏谋，观词气激扬，快于披览，十事焕矣，可举而行。朕必善始而思终，卿无今直而后佞。其中事件亦有已于赦书处分者二十八批。”